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四十七 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四十七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中書請議濮安懿王典禮　歐陽修

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因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禮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秉離之明膺天地神

明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已來仁施澤洽九族旣
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之重陛
下受先帝命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親愼之重之
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
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
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
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
當以時施行

請補館職

歐陽修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求其要

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能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為先務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修務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為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

然専材能為急而遂忽儒學為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之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議論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欲望聖慈因宴閑之餘一迂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意

請復唐馱幕之制　　宋祁

臣聞唐時出師用兵每十為五䭾法馬牛任從所便其間隨行什物鍋幕之類皆具故師行萬里經亘歲月無有闕之自五代之亂更相侵擾其兵不出中國弱者輕賫強者因糧遂失五䭾法至今相承不復討尋臣伏見朝廷之制每指揮五百人指揮使得夾幕一具副者得單幕一具馬軍得菓鍋布行樢等若干步軍得鍋若干自軍員以下更無帳幕或出次野外雖甚風雨亦無所庇又戰士被甲所將衣衾悉自負荷軍馬則盂杓之類

悉在馬上然則行數百里人馬强力皆先已疲脫若逢賊安能挽蹋擊刺與爭勝哉故無幕𦆵則士卒無所休庇無馱物士卒須自負荷此於軍戎亦非小害臣乞詔近臣檢求唐馱幕法下殿前馬步軍司議可復與否明條利害上稟朝廷指揮

請下罪己詔求直言

宋祁

臣聞王者父事天明母事地察政合而祥至道失而咎臻自然之應也然至亂之世不能絶祥甚治之代不能

無咎辟君以祥自恭故益修而趣亡賢主以咎修德故愈畏而蒙祉則祥無必慶咎無故凶視銷伏之如何耳臣伏見頃歲以來災害數見依類託寓異占同符天本示法而尊乃有躔離流薄之變地當安固而靜乃有都國震動之占陛下奉承郊丘歲豐月潔當蒙介福翻至大異何哉得非事有召姦法有階隙天於宋室諄諄存顧先幾豫慮以啟聖心欲陛下据易圖難緣微警著奮揚剛德固執主威厭消未萌以光丕業也臣伏讀前史五

行志以驗于今畢(罪)威重譴不可不察若乃羣星流散則民人蕩析之象也月行黄道地震州邑則邊戎窺間臣下擅恣后妃將盛年穀且饑之兆也去年火焚興國寺浮屠延燔藝祖神殿已而盜壞宗廟鉶器者再則神不昭格之意也自昔灾異之發遠者十數年近者三四年隨方輒應類無虛已陛下何不暫槩清慮推求其端方今典型設張上下禔務而臣便論危事必難取信然陛下試一念假有蕩析以何策固安假有饑空以何理振

救脱致窺間有任之將謂誰儻令擅恣可防之奸有幾
灾異不驗國之福也苟使遂驗則陛下禦之之慮得不
素具於㲄中哉然請先言其要臣聞君以操柄為重臣
以奉命為恭柄捨之則重者反輕命竊之則恭者更偕
伏惟陛下念爵賞之典刑罰之權雖覽羣言一決宸慮
無委戚假借以開貴近牽制之私書稱惟辟作福惟辟
作威夫威福者天子之所以固大寶制兆人之術臣有
作福作威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古之王者亦何能使

刑悉當罪賞皆稱功要之事出於主則納忠者有歸政出於臣則植私者必衆傳曰倒持太阿言柄之不可失也又曰吐珠必含言失之不可收也若夫後宮戚里祈恩丐賞者日月不乏陛下且當斷而不聽以示至公内省黄門給事左右亦宜數加訓敕使思不出位此皆助陽抑陰之術也臣聞伯禹三王之長逢辜引慝宣王成周之良思患側身故能感徹神祇收還威怒回沴氣為太和化已衰為中興陛下覽照今古至詳至熟今變眚

日著中外暴聞而罪已之問不形於詔書思患之謀不
留於詢逮委遠天戒虛而未荅踰時越月臣下默然閒
者但引緇黃晨齋夕唄修不經之細祀塞可懼之大變
人且未信天胡可欺臣誠至愚竊恐銷伏之閒未為得
計也伏望陛下不以災之未遂為宴安不以歲之屢豐
便忘荒饉普詔百執各貢所懷庶幾天下條貫粲然先
見粗舉六事以裨萬一聨寫於左如有可采讀續當條
陳科别惟陛下裁赦其罪姑垂省閲臣無任瞽狂待罪

之至

論常平倉　　　　余靖

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之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儻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覩真宗皇帝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戸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兩熟准市價加錢收糴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專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灾

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無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春已來於京東等處借支司農常平錢以給和買雖然借支官錢以充官用循常視之似無妨礙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臣竊惟真宗皇帝聖慮深遠臣敢梗槩言之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別路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羨所留常平本錢及斛㪷等若以賑贍饑荒此固常慮所及矣萬一不幸方隅小有緩急常給資糧應卒可備豈非先皇暗

以數百萬之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為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去處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有支撥並依景德先降敕命施行又聞昨來遭旱州軍司農寺至今未曾指揮出糶斛㪷伏乞指揮司農寺遍牒諸路州軍應合出糶斛㪷去處並仰疾速開倉減價出糶無使人民失所此實惠民之急經國之要者也

論國計　　張方平

臣竊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為命聖人因是而為之均節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正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禦此者也凡所為賞罰法令仁義廉恥皆縁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何禮刑之有哉内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其夷狄國非其國矣故貨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虛辭之可致者也今京師砥平衝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國依兵而立兵待貨食而後可聚此今天下之大勢也臣在仁宗朝慶

歷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嘗為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體究其本原冗兵最為大患畧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臣前在三司勘會慶歷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增歲費二千萬緡也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天下徒初置壯城牢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增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此其歲增衣糧幾何是皆出於民力則天

下安得不困臣慶歷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歷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歷中收一千七百一十餘萬貫景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歷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及多爾天下和買紬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

疋慶歷中乃至三百萬疋自爾時及今二十年但聞比
校督責不聞有所寬减也如此淩取天下豈復有遺利
自古有國者貨利之入無若是之多其費用亦無若是
之廣也昔唐室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軍
之餉畿甸百姓至挼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四方
貢奉之至可謂危蹙也然患難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
則民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下困
敝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營救寶元康定中夏戎沮

命西師在野既聚軍馬即須入中糧草在京支還交抄銀錢物帛一歲約支一千餘貫以上三司無以計置即須内帑供給慶歷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内庫銀紬絹只此兩次六百萬疋兩三司以補不足尋即支盡西事已定二紀於兹中間亦不聞有所處置者邦家不幸大變仍臻須賚之餘府庫虛匱宿藏舊積蕩無餘幾萬一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冦戎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夫茍且者臣下及身之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兹事體大

在陛下所憂無先於此財計之任雖三司之職日生煩務常程計度簿書期會則在有司至於議有繫於軍國之體事有關於安危之機其根本於中書樞密院非有司所得預也今夫賦斂必降敕支給必降宣是祖宗規摹二府共司邦計之出入也今欲保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協力修明真宗已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次舉其為獘之大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於微末細故於國

計盈虛不足為損益屬之有司可矣提其綱則衆目張澄其源則下流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節卦之辭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傷財害民之事當為制度以節之爾若但遵常守故齪齪細文避猜嫌顧形迹恤浮議而廢遠圖忽人謀而徼天幸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雖噬臍何嗟及矣臣職在近列荷恩三朝竊見時事日以廹急不勝憂憤輙罄狂瞽惟陛下留神省察

論免役錢

張方平

臣竊惟昔者聖人所以治民之道别其四業任之九職農夫効稼穡之力虞衡主山澤之利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各率所事以奉其上而上之所以取於民惟田及山澤關市此財用之所出也顧沿革損益雖歷代不同要之必本於此過是則非王制矣伏見近建賦役之法率令輸錢夫錢者人君之所操不與民共之者也人君以之權輕重而御之事制開塞以通政術稱物

均施以平准萬貨故有國家者必親操其柄官自冶鑄民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得共其利也夫錢者無益饑寒之實而足以致衣食之資是謂以無用而成有用人君通變之神術也本朝經國之制縣鄉板籍分列五等以兩稅輸穀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謂取於田者也金銀銅鐵鉛錫茶鹽香礬諸貨物則山海坑冶場監出焉此所謂取於山澤者也諸䇲榷征等斥賣百貨之利此所謂取於關市者也榷錢一物官自鼓鑄臣向者再總

邦計見諸鑪歲課上下百萬緡天下歲入茶鹽酒稅雜利僅五千萬緡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宗廟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廩祿軍師乘馬征戍聘賜凡百用度斯馬取給出納大計備於此矣景德以前天下財利所入茶鹽酒稅歲課一千五百餘萬緡太宗以是料兵閱馬平河東討拓跋賊歲有事於契丹真宗以是東封岱宗西祀汾脽南幸亳未嘗聞加賦於民而調度克集慶歷以後財利之入乃三倍於前朝而惟日不足

何事功之異也舉是而言則本末之原有可得而究者矣陛下憫時政之積獘志在變而通之以財成天下之務故創法立制設青苗以賑乏絶建募傭以弛繇役所大措置事以十數要在崇德而廣業以恵養元元而已臣官在守藩職在長民朝廷政令非敢出位而言至於民事利害以言職也夫民事之利害衆矣顧率錢之患獨切故敢具言其事自古田税穀帛而已今二税之外諸色沿納其目曰陪錢地錢食鹽錢牛皮錢鬻錢鞋錢

如此雜料之類大約出於五代之季急征橫斂因而著籍遂以為常今以一陳州言之州四縣合二萬九千七百有餘户夏秋二稅凡斛㪷一十五萬八千有零碩正稅并如預買紬絹三萬有零疋絲綿四萬九千有零兩此常賦也復有鹽錢一萬五千八百有零貫并夏秋沿納錢雖緣敝法承習已久然此諸色錢常例亦多用折納斛㪷不悉輸錢也夫槩古今田制未有輸錢之法也今乃歲支苗錢六萬七千餘貫計息錢一萬二千三百

貫有零歲納役錢四萬七千餘貫此乃常賦之外歲輸貫錢六萬餘千以陳之户口不敵諸州之一縣率是以准天下之所輸可見者也凡公私錢幣之發斂其則不遠百官羣吏三軍之俸給夏秋糴買穀帛坑冶場監本價此所以發之者也田廬正税茶鹽酒税此所以斂之者也民間貨布之豐寡視官錢所出之少多官錢出少民用已乏則是常賦之外錢將安出若募錢輸官還以募傭錢既出入非蓄聚也夫募錢者率之本民散於情

游市井自如南畒空矣窮鄉荒野下户細民冬至節臘荷薪芻入城市往來數十里得五七十錢買葱茹鹽醯老稚以為甘美平日何嘗識一錢臣聞諸路其間刻薄吏點閲民田廬舍牛具畜產桑棗雜木以定户等乃至寒瘁小家農器舂磨鍑釜犬豕凡什物估千輸十估萬輸百食土之毛者莫得免焉故天下之民皇皇無所措手足謂之錢荒吏厲鋒氣以刻削為功干賞蹈利而賞利從之此豈聖意之然耶必料天聰亦未之詳聞也陛

下本欲以美利利天下至於施為見於行事非復聖意所存者矣陛下盛旨一出執政奉行稍有增益至於有司苛細甚矣須諸下路職司之官各出所見展轉交害本同而末異朝行而夕改郡縣承用以至不勝其弊且民田二税水旱檢放自有常制青苗之息或遇災傷猶暫倚閣募役之錢年雖大殺不可免也豪滑乘民之急舉貸取息至或相因陪輸誠侵酷矣然不越穀帛民耕織之所有也州縣之役若身充若雇傭率三分其費而

二分出於薪粒大鄉户衆一役代歸十餘年間安居無所預矣募法之行且三年初年民始大駭吏議法未一或納或否次年已有伐桑棗賣田宅鬻牛畜今年稍荒歉處民流散多矣推此其可以經久者耶而乃恬弗為怪莫之改圖臣恐國家之憂不在四夷而見伏戎於莽矣伏惟陛下深思宗社之重俯察下民之情申命大臣精議輸錢之法此大事也非取於高談虛論苟且而已矣夫苟且者臣下之身謀遠慮者陛下國家之計愚而

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民也儻民情失於撫御大勢一
有動危雖有智者恐無以善於後矣輸錢二事而募法
之害尤重臣故勤勤先其重者今所開陳特舉大體其
為害條目不可悉數也臣上荷聖恩至深至重自念衰疲
不任陳力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没有遺恨故求一對清
光專為陳此愚懇少効補報粗寛愧負事關天聽退就
斧鉞臣所快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論災異　　　　　　　劉敞

臣伏以聖王所甚畏事者莫如天所甚聽用者莫如民是故觀天意於災祥察民情於謠俗因災祥以求治之得失原謠俗以知政之善否誠少留意則皆粲然矣前古賢聖之君莫不循此以尊其下忠信之臣莫不緣此以諷其上上下相飭而自天祐之竊見朝廷每有吉應嘉瑞則公卿稱賀至於災異非常可怪之事則寂然莫有言者雖歸美將順臣子之常操而於儆戒吁俞理似未盡陛下復不自延問以求天意恐非所謂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者也臣愚以謂五經災異之說最深最切設四方所上奇物怪變妖孽沴疾有非常可疑者宜使儒學之臣據經義傅時事以言若其言是可以當天意若其言非可以廣聖聰如近日雨雪驟寒人有凍死者此亦災變之一端矣惟聰明睿智憂深思遠順時防微不可不慮也臣忝近列愚不能通古今竊覩前世商高宗周成王畏天威享福祚之益誠願陛下留意於此臣不勝區區

論温成立忌

劉敞

臣伏聞救旨為温成皇后立忌禮官請對不許臣竊惑之凡朝廷常務百司小事猶當上稽舊典下採衆論何況宗廟大禮至尊至重豈可以一時之寵獨決聖心義有僭失貽笑萬世虧損盛明悔不可追今議者乃云有邪臣密睦惑聖聰導陛下以非禮勸陛下以拒諫若此無實尚非美事設其實然罪亦大矣當伏兩觀之誅以謝天下且自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皆陛下之妣也猶不

立忌奈何以溫成私昵之愛變古越禮則是寘妾於妣尊嬖於嫡上無以事宗廟下無以教後嗣恐祖宗神靈不樂於此非陛下奉先思孝之意也昔成湯改過不吝故稱聖王格于皇天願陛下毋篤於嬖近之寵毋安於邪佞之説毋變先帝之舊典毋枉宗廟之正禮回意易慮割情去私詢於司存追寢過命使萬萬億年無譏議天下幸甚臣以無能忝備儒館禮樂之失臣得預言

論輔郡節制　　劉敞

臣伏覩詔勑建置輔郡改張官司實欲開廣王畿增重京邑埀制久遠强榦弱枝者也然臣竊有所惑以謂許鄭陳滑曹既在寰內則不當復存軍額猶稱節鎮節鎮之設葢古方伯連率之謂非寰內諸侯也凡改制立法固必闗盛衰之中然後可以永世無弊昔孔融疾曹操專法漢王室寡弱於是建議欲復古千里之制不以封建操遂惡融終於害之然此本由漢家制度無法不稽古爾設令京師諸侯素有分限則强臣何由因緣以覬

覬令朝廷甫欲建設近輔周衛都内誠不宜復存五州節制之號以開後世諸侯因緣封建之萌何况今之節制重於古之封建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五變之末至於民無所措諸手足故不可不審也漢武本置三輔皆治長安中非不知畧立千里之内為便也其意乃實不欲使億兆之衆偏有所分而已及唐雖以同華為二輔各自一郡然猶不立軍額者皆方面征鎮當一道者也臣謂今日事體固當法之忠武彰化等軍額盡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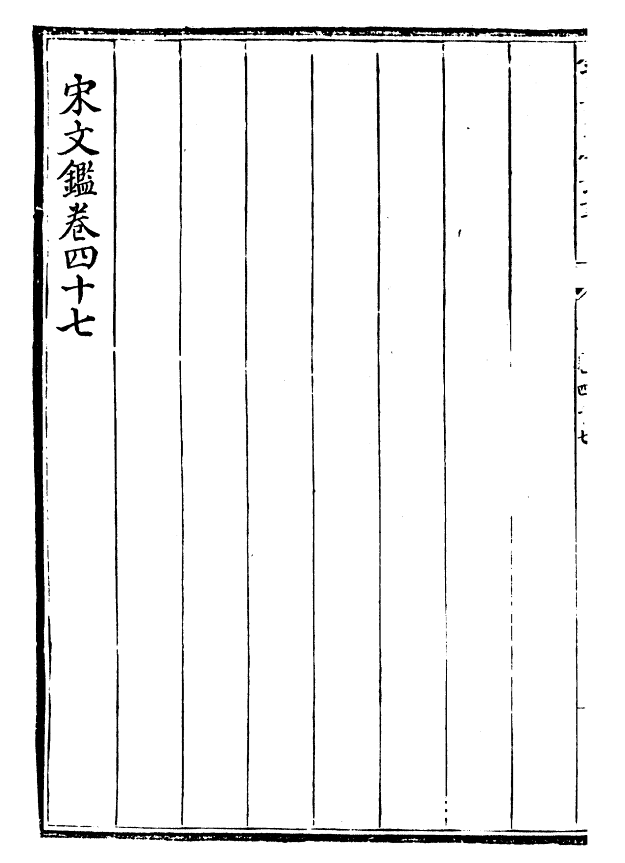
停罷獨存其州名於理為允伏乞令近臣詳議

論邪正　　劉敞

臣伏以御臣之道在分别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臣當踈而遠之至於天下之人亦皆以此窺朝廷若正臣聚於朝則姦雄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於朝則僥倖競進傾敗可待二者不可不深察也臣伏覩朝廷太平積久賢能衆多然其間邪正亦雜有之或愛君憂國非公正不發憤或朋黨比周背公樹私亦有循默自守不

能為善又不敢為惡陛下臨御三十餘年矣以上聖之姿監羣下所為固無遁形固無隱情然有可戒謹者在此而已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言之正臣者唯義所在言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也言或不用不欲自顯因事而去是所以退易也邪臣者唯利所在言則逢君之欲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惡不顧禮義名雖醜不知愧恥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兩臣者願陛下參伍觀之毋使當親者踈當踈者親則

朝廷尊榮而社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呂溱樞密直學士蔡襄繼出典郡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賈黯翰林韓絳並乞補外此其等人皆有直質無流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不宜許之使四方有以窺朝廷而簽佞僥倖之雄因而競起此則分别邪正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官侍從日夜思惟無以少裨聰明恐陛下忽於正臣之易退而忘左右前後直道之容也不勝其愚謹獻所聞惟賜采擇之



宋文鑑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四十八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論增置諫官

蔡　襄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神斷擢

任不疑葢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羣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為社稷生靈大計也臣竊思任諫非難惟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況蒙陛下奬拔之知必能箴闕失獻明謨擿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効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為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

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
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揀如此之至況
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為善近
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幾人
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遇昏世上犯威嚴傍
觸勢要咢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盍
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
盡忠補闕之效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

死於是官萬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葢以司
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
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
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為諫臣事之難
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
再議退而曰其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
默默無所恥愧踐歴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
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為近密或不盡言人主從何而

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為過此可謂彰君過也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若之分願賜省覽今陛下出於聖慮自擢諫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願優假無為姦邪讒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兢皇激切之至

請敘用孫沔　蔡襄

伏見分司南京孫沔以罪譴謫臣以守官海域去京師至遠事出傳聞不得真實然觀貶降之重及有履쵑之詞皆謂孫沔知杭州日有趙氏事沔誠有之固當重責然沔之治杭州剗除蠹獘擊擿豪强令行禁止與浮屠大族日為讐敵其間雖有過當而風俗混淆至今衰息自所為如是雖至愚之人必能自察沔雖闊畧然老於人事以嚴明自處而輙為不法至此使一日罷去小人共然何恃而得安全是明目而投檻穽孰肯為哉臣恐

審問體量之際未得其實臣聞趙氏與父同日下審問所其父一夕而死所以道路之言皆謂榜掠以成其事古者大臣不理沈冤沔以嘗副樞府待罪而已臣恐繼今以後大臣有罪不能自明由沔而始頃年儂賊寇鈔二廣近侍至多獨沔被遣瘴毒惡地干戈危處沔親當之是亦有勞矣今以累赦之餘三州檢索安能無過沔且老矣摧落之餘豈復自振然臣子之分惡名難受伏乞陛下哀憐念已用之効察難明之咎湔洗拂拭有所

任用必能修省以報陛下天地再生之施

論陳執中　范鎮

臣聞去年十二月熒惑犯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婢使議者以為天變應此臣竊謂不然執中再入為相未及二年變祖宗大樂隳朝廷典故緣堃事除宰相除翰林學士觀察使其餘僭賞不可悉紀陛下罷內降五六年來政事清明近日稍復奉行至有侍從臣寮之子亦求內降內臣無名超資改轉月須數人又今天下民

困正為兵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為首相議當論執而
因執循苟簡曽不建言天變之發實為此事陛下釋此
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捨大責細臣恐雖退執中未當
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御史然後降付學士草詔使天下
之人知陛下退大臣不以其家事而以其職事後來執政
不敢恤其家事而盡心於陛下職事

請建儲　　　　　　　　范鎮

伏惟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

計事陛下者愛死而尸利之人也臣不為也臣不為愛死尸利而以宗廟社稷之計獻者知諫官之任也不敢負陛下也惟陛下裁之臣使契丹還過河北河北人籍籍紛紛皆謂陛下方不豫時有言曰我不能管天下事也又呼大臣而戒之曰且看太祖太宗面道路傳聞不審信然則有得有失其失謂何陛下憂勞萬幾有風露晦明之感纔一不豫而遽言不能管天下事此臣所謂陛下之言為失也其得謂何方陛下不豫時中外皇皇

莫知所為而陛下方以祖宗後裔為念是宗廟社稷之計慮至深且明也臣所謂陛下之言為得也今陛下既已平復御殿聽政是向之失者以為得也顧推所謂得者而終行之行之之術非明則不審非果則不决惟審與决而宗廟社稷之計定矣方今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厚篤實伏惟陛下拔其尤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或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人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則景德中故事是也初周王既薨真宗皇

帝取宗室子養之宮中者天下之大慮也太祖皇帝捨其子而立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宗廟社稷之至計也唐自昭肅後君臣之間諱言儲副事者闇君之為也伏惟陛下覩太祖皇帝大公之心考真宗皇帝時故事而黜唐昭肅以下之為斷於聖心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臣考之於古參之於今謀之於心書之於疏疏成而累月不上者大懼無益於事死今之世以累陛下之明也既而自解曰陛下方不豫時尚不忘宗廟社稷之

至計今已平復肯忘宗廟社稷之至計而殺敢言之諫官乎必不然也臣所以冒萬死而無避也伏惟赦臣萬死之罪審之決之以定宗廟社稷之至計非徒臣蒙更生之賜乃天下之人之心也不勝區區之愚臣昧死再拜

請留歐陽修等供職　　趙抃

伏以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須得正人賢士為之羽翼朝廷有大賞罰可以詢訪有大闕失可以裨益有大

急難可以謀議有大禮法可以質正竊見近日以來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去朝廷奈何自剪除羽翼臣未見其能致遠也憂國之人莫不為之寒心如呂溱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修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堅於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皆欲扳溱襄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

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從而禆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以失既多雖悔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謂文王雖大聖人得居尊而安寧者葢在朝多賢哲之士而致之然也臣愚伏望陛下鑑古於今勿使修等去職留為羽翼以自輔助則中外幸甚臣無任懇切納忠之至

論皇城司廵察親事官　司馬光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物

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鞫皆無事實欲勾元初巡察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竊詳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可任之人乃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為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廉其過失廣作威福公受貨

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語言皆見掎摭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一作英材）以為公卿百官（一作大夫）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厮役小人以為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囹圄横罹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忌憚愈加恣横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察人下開封府推

問本情或别有仇嫌或察訪鹵莽各隨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為定制庶可以塞欺罔之源絶侵冤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

請令皇子伴讀提舉左右人　　司馬光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祕閣校理孫思恭充本位説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竊聞三代令主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

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

然後道明而德成心愉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

此教之所以為益也今陶等雖為皇子之官屬若不

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

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

行巳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

前後侍御僕從之人或有佞邪讒巧者處於其間

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

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偽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偽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傅終無益也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側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讀一作論道

義尊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愨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伴讀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為非禮義之事者委伴讀官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彥若孝友温良謹潔正固博聞彊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講李寔好學有文修身謹行祕

閣校理孟恂清純愷悌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官屬臣推心盡忠不敢存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譴謫

論後宮等級　司馬光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員數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隳舊制內中

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寖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之雇買前後相繼無時蹔絶致有軍營井市下俚婦女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爲便臣嘗念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即位之初百度維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宮之人共爲幾等等有幾人若未足之時且虚其員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宮皆須幼年未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

孫為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為細事而忽之取進止

貢院乞逐路取人　司馬光

准中書批送下知封州柳材奏欲乞今後南省考試進士將開封國學鏁廳舉人試卷混同糊名其諸道州府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委封彌官於試卷上題以在京逐路字用印送考試官其南省所放合格進士乞於在京逐路以分數裁定取人所貴國家科第均及中外

如允所請乞下兩制詳定者當院今將簿籍勘會近歲三次科場比較在京及諸路舉人得失多少之數顯然不均葢以今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為敵混同封彌考校長短勢不相侔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户口多少為率或以德行材能隨其所

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遐荒無小無大不可遺也
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
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詩賦論策者不
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詩賦論策以此之故使
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
其間亦有身負過惡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請解者往
往私買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閒歲開科場以
來遠方舉人或憚於往還只在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

國家雖重為科禁率至於不用蔭贖冒犯之人歲歲滋多所以然者葢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途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水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國家設賢能之科以待四方之士豈可使京師作妄之人獨得取之今來柳材所請科場事件若依而行之委得中外均平事理允當可

使孤遠者有望榮進僥倖者各思還本土矣難者必曰國家比設封彌謄録以盡至公其諸路舉人所以及第少於在京者自以文藝疎拙長短相形理宜黜退今若於封彌試卷上題在京逐路字號必慮試官挾私者因此得以用情是大不然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畧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然則四方之人

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公家之用者葢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邪凡試官挾私者不過徇其親知鄉黨今雖題逐路字號若試官欲徇親知則一路之人共聚一處不知何者為其親知若欲徇一鄉黨則一路之中所取自有分數豈可偏於本路剩取一人以此言之雖題逐路字號試官亦無所容其私也若朝廷尚以為有所嫌疑即乞令封彌官將國子監開封府及十八路臨時各定一字為偏傍立號借若國子

監盡用乾字開封府盡用坤字京東路盡用離字京西路盡用坎字偏傍其餘路分並依此例委知貢舉官於逐號之中考校文理善惡各隨其所長短每十人中取一人奏名不滿十人者六人以上亦取一人五人以下更不取人其親戚舉人别試者緣人數至少更不分别立號只依舊條混同封彌分數取人其合該奏名者更不入南省奏名數内如允所奏乞降指揮下貢院遵守施行

進五規狀　　司馬光

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溷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為功頹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為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

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徽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是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戇陋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幾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謹具狀奏聞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力相偶者則爲二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强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不可揺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

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靡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
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
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强或失之弱其致
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
王政不行諸侯多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
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
年而合於漢漢為天下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
之十有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偽

凡十有四年復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於魏氏海内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作難羣盜乘釁擾亂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養其疽囊以為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横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

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為君臣實為讐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頽絶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宫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於上帝起而振之躬擐甲胄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内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為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勲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為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

有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為先人之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况於承祖宗盛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審哉夏書曰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氷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

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乘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

甚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為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强其棟梁厚其茨葢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欹者扶之𢾅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頹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葢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

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為已迺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

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飢寒者雖與之俱為編戸貧富必不侔矣況為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安於

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有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修敘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雋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莩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

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王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以往邊人不復犯境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倚者為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

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晩矣夫邊境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遠謀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

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茍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者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為天下方病大瘇又苦䟢盭又類辟且病痱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為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巳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

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無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為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

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於律為林鍾於歷為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為人君者當絶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

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為之是
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他官不足以
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
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
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
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深以為然
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
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

深桓侯不悦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為功及在血脉
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
言霍氏大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為
之訟其功以為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故
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
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
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
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

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嘆則可以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遥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斵惟其塗丹雘此言為國家

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鬬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巡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

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名器紊亂而彫繢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混殽而鉤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寃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擿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決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

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版為舟摶土為檝敗布為帆朽索為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覦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别

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
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黨言
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
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
頌之聲眩耀愚俗之耳目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渭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四十九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論治身治國所先

司馬光

臣伏覩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陛下欲承慈旨獨斷萬幾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陛下雖踐阼期年於國家大政猶多

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常式小事非天下所望於陛下者也鄉時外間議者曰陛下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專命之嫌韜藴聰明未敢施設令皇太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可言唯拭目傾耳以瞻望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際治身治國舉措云為不可不謹昔楊朱見衢塗而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即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衢塗也

故臣願陛下留聖心焉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絶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為比令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鄉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既委

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宫之間刺探動静拾掇語言外如効忠内實求媚以相離間者臣願陛下逆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為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聖心决之至禁庭之内取捨賜予事無大

小不若皆禀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宫勿有所專如此則内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欣於上臣民頌詠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妄興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内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蔽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

廣百官之衆有智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遝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讐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爲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亂禁爲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爲善者勸爲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宫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

取過目前不為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共貫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先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詩云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美譽滂沛洋溢近者傳頌遠者褒嘆不過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達於四方後日之政如順風吹毛乘高

決水可以不勞而成功矣取進止

論階級

司馬光

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上陵下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前之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於死於是上至都指揮使

下至押官長行等衰相承粲然有叙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内為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歳以來中外主兵臣僚往往不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寛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鈐束長行甘言悦色曲加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為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悖慢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下陵上替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

令寛貸犯階級之人雖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風則所係乃億兆人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戒勑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輒行寛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以儆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

論北邊事宜　　司馬光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應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御邊陲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

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
傲暴横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討是使邊人益有
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為背叛近者西境之過
生於髙宜北邊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省
寤尤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
鄙武臣皆鋭意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為功
勞或以殺略老弱之兵三五人為勇敢朝廷輒稱其才
能驟加擢用既而彼必忿恨遂來報復屠剪熟戶鈔刦

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邊徼寘服疆埸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竊惟眞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為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册為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遺二境豈樂此而為之哉誠以屈己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既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小忿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

臣竊爲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剪伐栁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爲不材别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以趙滋爲法妄殺邊卒則戰鬬之端往來無窮矣况今民力彫敝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怨屢來侵冦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

魚船栁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辯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愽求賢才增修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强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於漠北復漢唐之土宇其與爭漁栁之勝負不亦遠哉

上體要疏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准

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勅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聦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為其責不在已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為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也今百度隳弛風俗偷惰薄惡裁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㧞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導之而弗言

爾為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

焉臣以駑下之材自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

朝恩隆德厚隕身喪元不足為報雖訪問所不及猶將

披肝瀝膽以効其區區之忠況聖意採納之勤督責之

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己不為陛下別白

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耶臣聞為政有體治

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

此道也何謂為政有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相維

内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豈弟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内設方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叙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為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

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専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

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為多所察之事不為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閒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燭火研味經史博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日昃不暇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自踐阼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

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為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叙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頹者也而陛下方用爲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

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茍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為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

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掩眞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為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

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令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禀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者竊恐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知縣在一州者當委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

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令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嘗好别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

焉葢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毁譽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茍簡非已出則娼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嘗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

在彼之日當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援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為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特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姦愚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内之人所訟或所謀畫

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按之若察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興無所廢是只使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必得其體也令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爲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

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為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為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

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爲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

効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
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為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令陛下
自為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而怨謗歸於陛下
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鄉時中詔所指揮
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
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
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猥之人陛下所
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

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思也以此觀之面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已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

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巳耶陛下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苟不為決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為賢或以為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取是而捨非則安

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

是用不濆于成此言周室之臣不知先王之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心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擠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

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邊境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雲謀殺其夫有傷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制定

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勑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
者一爭論縱横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有罪在於四
海之廣萬幾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
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
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
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
刑之所取也阿雲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
哉彼謀殺為一事為二事謀為所因不為所因此苛察

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事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耶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以獨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為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以聞

宋文鑑卷四十九